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六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二十有九年晉文五年齊昭二年衛成四年蔡莊十五年鄭文四十二年曹共二十二年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年宋成六年秦穆二十九年楚成四十一年

春介葛盧來介杜注介國也在城陽黔陬縣今山東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有黔陬城古介國也案黔陬有東西二城東城秦置即介亭其在高密境者乃後漢時所遷之西城也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昌衍杜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今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南八十里

公羊　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　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集說　杜氏預曰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能行朝禮　劉氏敞曰介葛盧者何附庸之君也其言來何來朝也公在外則何以言來接馬爾　蘇氏轍曰介小國也不言朝公在會也　陳氏傅良曰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集說　張氏洽曰其致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趙氏鵬飛曰公會于温朝於王所今其至也乃以圍許至何哉志其實也至自會則若無功至自京師則實不至故以圍許至也

案汪氏克寛謂此年僖公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皆以著其本心不在於尊王其說非也汪氏於齊桓圍鄭固嘗與晉文圍許並稱矣以為齊桓圍鄭所以討其逃首止之盟晉文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計故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所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霸之功意蓋謂此既以為為王室計忽又以為意不在尊王一人之言前後互異此豈可以釋經也哉三傳而外辭義違背者皆删而不駁緣汪氏此說為大全所採又世之學者承襲已久故為辨之如此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王公穀有公字翟亭歷反公作狄　翟泉杜注洛陽城内太倉西南池水也今古城在河南府洛陽縣

東北二十里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胡傳案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集說杜氏預曰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

稱人　劉氏敞曰是稱人皆微者與非微者也其稱人何翟泉在王城之內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陪臣也而盟於天子之側自此始是以貶也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陳氏傅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徧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徧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黃氏仲炎曰以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矣

趙氏鵬飛曰洮之盟齊桓盟王人而無貶辭蓋以諸侯會王人為敵也翟泉之盟晉盟王人皆貶書人以大夫而抗王臣是待己與天王均也故皆貶書人此春秋重輕之義蓋顯矣　吳氏澂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

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息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而又執之筮史受曹伯之賂而後復之合十一國以圍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其所為煩擾繆戾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息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異矣故明年圍鄭卒不能得鄭也嘗謂齊桓之伯至葵丘之盟極盛而後漸衰晉文之伯惟踐土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　李氏廉曰晉文公三大盟會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温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群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温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　汪氏克寛曰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于齊翟泉二盟為然于齊之盟參中外之辨也翟泉之盟無上下之分也故皆變文以謹之也或謂左氏記事多浮夸

而失實安知非微者之相為盟乎是不然于洮盟王人而列國之君同歃焉有七國之微者而敢偃然盟王人於王城之内哉　陳氏際泰曰桓公會不通三川文公則盟翟泉矣桓公不以大夫抗王人文公則使大夫矣

案先儒皆依左傳謂列國大夫貶而稱人程子獨謂諸侯貶而稱人不知何據疑是文誤

秋大雨雹

左傳為災也

胡傳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

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集說高氏閌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温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趙氏鵬飛曰天地之大經曰陰陽而已天下之大勢曰治亂而已天地之變霜雹雨暘日食星隕水旱癘疫皆不離乎陰陽而人君之政德刑禮樂視聽言動仁虐善否皆係乎治亂作於下則應乎上政治則陰陽和政亂則陰陽沴和沴之應顧人君所行如何爾大雨雹陰勝陽也雖天地之應不可詆而測然求其類而推之則君不君而臣逼君德不修而刑勝德剛不立而柔侵剛夫不制而婦抗夫者皆陰勝陽之類也春秋之世其類實繁不可以一二考也經書大雨雹者三皆著陰勝陽之罰爾　汪氏克寬曰僖公頗能

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縱權之張本若朌公則昏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李氏本曰不書月日闕文也

案僖公之世季友子無佚不見於經傳胡傳以季氏世卿為大雨雹之戒誤矣

冬介葛盧來

左傳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集說　何氏休曰前公園許不在故更來朝　孫氏復曰一歲而再來非禮之甚

辛　襄王二十年晉文六年齊朌三年衛成五年蔡莊卯十二年　三十年十六年鄭文四十三年曹共二十三年陳共二年杞桓七年宋成七年秦穆三十年楚成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胡傳左氏曰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集說高氏閌曰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名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攘斥之趙氏鵬飛曰晉文一勝楚而朝天王至翟泉之會則已不親之矣盟王臣且怠於行何有於狄文公剛毅果敢有過於齊桓惜其老而力有所不逮也家氏鉉翁曰晉文置狄

不問以狄無僭王圖大之心而楚之志不在小吳氏澂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圖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夏狄敗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浸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

公羊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胡傳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集說范氏甯曰案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此傳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凡稱國以殺大夫或殺無罪或罪累上參互不同略當近半然則稱國以殺有二義泄冶忠賢而

君殺之是君無道也衛侯雖有不德臣無訟君之道元咺之罪亦已重矣衛侯不思致訟之愆過而不改而又怨忌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　吴氏澂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實衛侯使人殺之也夫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無討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季氏本曰當甯俞始盟既使居者無懼又可失信以殺咺乎故不去大夫謂宜待以不死也

及公子瑕

穀梁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胡傳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

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集說杜氏預曰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氏匡曰瑕元咺所假立而自東國權瑕亦未如趙君也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孫氏覺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蘇氏轍曰王釋衛侯衛侯使周歂治廑殺元咺及瑕而後入稱國以殺咺瑕雖有罪而君亦有過也瑕立踰年矣其不稱君何也為君非瑕志也是以先元咺而後瑕言事之在咺也高氏閌曰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士縠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年郤錡郤犫郤至是也

案公子瑕立已踰年不成之為君而止稱公子劉氏敞遂疑左氏元咺立瑕之說為無有夫春秋事據左

氏不得於經而遂疑傳劉固過矣胡傳則疑咺雖立瑕瑕自不敢為君謂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此以瑕為賢褒而稱公子也王氏沿則疑瑕與咺比謂叔武為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若瑕者元咺君之非君而君者也今與咺同戮故稱公子不與咺君之也此以瑕為惡貶而稱公子也斯二者皆未達於春秋之例者也惟杜氏預以為未會諸侯故不稱君庶幾得之而其說未備春秋之法國無二君則雖立未逾年未會諸侯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也齊君荼是也國無二君而得列於會則雖其人為篡弑之賊亦得稱君國不可無君又諸侯已君之也曹伯負芻是也國有二君而皆嘗列於會則皆得稱君以諸侯皆君之也衛衎與剽是也國有二君而其一未列於會則在位雖久亦不稱君以國既有君諸侯又未嘗君之也鄭忽與儀是也公子瑕與子

儀正同國既有君已又未列於會故子儀不紀弒而瑕不稱君也然則瑕賢耶惡耶褒之耶貶之耶曰咺實立之而累及之瑕既無曹臧之節亦未有宋馮之謀則書曰及公子瑕而已矣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胡傳衛侯出奔於楚則不名見執於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

集說劉氏敞曰衛侯鄭歸于衛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之時叔武在內鄭雖無國國固其國也及

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于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國非其國也故不言復春秋之襃善罰惡豈不至明至察哉 葉氏夢得曰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及其復也書曰曹伯歸自京師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及其復也書曰衞侯鄭歸于衞而不曰歸自京師何哉曹伯伯討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而奔於宋晉侯使曹人反子臧而歸其君天子許焉故子臧反而曹伯歸天子命之使君也衞侯非伯討也魯公為納王於王與晉侯而後復焉雖曰命之非天子所以君諸侯之道也衞侯歸于衞而已 陳氏傅良曰向也言復歸今歸不言復何奔失國之辭也執未失國之辭也凡執不言歸執而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衞侯歸書衞侯鄭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衞成與成十五年晉厲執曹成是也

曹成之歸無罪也故不名衛成之歸有惡也故名曹成之歸天王釋之故書歸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衛衛成何罪耶自楚歸則殺叔武自京師歸則殺公子瑕兄弟天倫也怙而殺之此其所以為惡而不免於聖人之誅也　家氏鉉翁曰衛侯即楚見伐於晉及聞楚敗棄廟祏而逃於楚其罪當討幸而得歸乃逞忿以殺其弟是之謂怙終國已非其國矣曹人為之納賂以請又幸而得釋不當復而復者也是以名而歸之不與之以復此春秋一字之權吴氏澂曰已殺元咺則無人拒之有周冶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　李氏廉曰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又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又曰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

汪氏克寛曰衛成貨醫納玉而獲免與曹共之貨筮史而得歸國實無以異故其歸皆書名然衛侯之忌刻戕殺二弟其罪又浮於曹伯故其歸不稱復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

馬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函陵寰宇記函陵在新鄭縣北十三里山形如函故名函陵今屬河南開封府 氾南杜注此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今屬河南開封府 焦瑕杜注晉河外五城之二邑地理志陝縣有故焦城今在陝州南二里文十三年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蓋與桃林相近之地

集說孫氏復曰翟泉之盟鄭不至故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秦晉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

鄭之貳楚固有之矣晉文始入猶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鄭頑會盟不應猶以舊怨加兵盖翟泉之會不至是以疑其貳於楚耳去年會温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春秋是以貶秦伯苟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私及鄭盟舍之徑歸故俱貶而人之

李氏廉曰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耳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温于翟泉借役於齊鄭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殽戰起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盖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絶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汪氏克寛曰翟泉之盟實謀討鄭而鄭不請服故是春晉人侵鄭侵之而猶不服故晉文

復皆秦以圍之葢以鄭貳心於楚而數加兵非專為釋私忿而已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服貳之道哉况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春秋貶而人之葢有在矣

案圍鄭之役孫氏復胡氏瑗俱據經文以為責鄭不與翟泉之盟左氏傳亦謂無禮於晉且貳於楚貳楚即謂其不與盟也鄭在王畿於翟泉為近伯主盟於近地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專指出亡時事也况王享晉侯鄭伯為傅又屢同盟會豈晉至此時猶修舊怨哉故不錄胡傳而獨取家氏鉉翁汪氏克寬之說

介人侵蕭

集說徐氏彥曰來朝稱名今稱人者退之也　張氏洽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李氏廉曰介侵蕭三傳皆無事迹胡氏亦略之惟張氏說是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閲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集說杜氏預曰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張氏洽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職也　程氏端學曰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魯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晉侯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失道矣況遣冢宰乎陵遲甚矣

公子遂如京師凡聘周之始

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初聘於晉

穀梁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胡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貞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

集說杜氏預曰如京師報宰周公既命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　趙氏匡曰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亦受命於君而何得指大夫也又云公不得為政爾非也僖公之時大夫初未強豈敢專行哉此殆誣之矣　孫氏復曰非禮也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伉儒與襄王交聘伉執甚焉故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惡之　蘇氏轍曰内曰如外曰使皆君命也所謂以二事出者也　葉氏夢得曰如曷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大夫出疆固有以二事行者矣必再見名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惟天子不可以二事故諱為之辭不再挈公子遂若大夫之專事然　陳氏傅良曰自桓王以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宰周公實來則已尊矣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其如京師不敢不如晉是𢙣周於晉也吾大

夫如京師不書於是始書之聘周非常事矣　黄氏仲炎曰凡書大夫如京師者見諸侯不朝而聘也

趙氏鵬飛曰自春秋至是天王遣王臣聘魯者凡六然未有以三公下聘者今襄王以晉文兩合諸侯而朝之於是以三公來聘周公之來非特聘魯也晉齊以降皆歴聘耳魯以公子遂報宰周公之聘而遂如晉則是以事鄰國之禮事周也　家氏鉉翁曰前日公及諸侯使朝王於河陽今天子之宰下臨王之寵魯至矣公當朝於京拜王命之辱乃俾遂報聘抑又二事如晉是之謂大不恭春秋豈容盡為魯諱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貶也又曰宰咺宰糾皆名今周公其無責乎曰周公下聘猶曰厚往薄來以懐諸侯魯乃以一公子報謝且二事如晉罪在魯非周之責

李氏廉曰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

遂事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　汪氏克寛曰經書天王來聘者七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經書卿大夫如周聘者四而惟此以二事出自入春秋未嘗朝聘於京師以魯之望國僖之賢君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者如是其簡慢況晉未聘魯而魯往聘周先聘魯而魯苟荅聘是薄王之禮不如事伯之謹也雖然猶勝於隐桓之受聘而不報者也王朝冢宰四見於經咺糾以濆三綱而書名閱之來聘禮雖過厚視賵寵妾命篡弑者則其罪薄乎云爾　趙氏汸曰周制諸侯於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見則大行人朝覲以下六禮貢則六服所貢之物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是也諸侯於天子言聘乃東遷禮失之辭由職貢俱廢而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非成周之舊也　王氏樵曰晉未聘魯魯初往聘故左傳曰遂初聘於晉周先聘魯魯本欲往

報故左傳曰將聘於周以將字起下遂字因來而報不專於王室而以二事遣使直書而義自見矣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七年齊昭四年衛成六年蔡莊十七年鄭文四十四年曹共二十四年陳共三年杞桓八年宋成八年秦穆三十一年楚成四十三年

春取濟西田 濟子禮反

左傳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

公羊 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

胡傳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

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集說趙氏匡曰凡力得之曰取雖取本邑亦無異辭不當取也又曰凡内取之邑不繫國者皆本是魯邑魯為外國所奪今却取之既是本邑不可繫之他國耳　劉氏敞曰孰取之吾故也取邑必繫國取邑不繫國非也取附庸也取田必繫國取田不繫國吾故也非外取之也又曰左氏曰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大仲但請田非聘饗會同故不書亦非也告糴乞師弔葬致女皆書請田非常自應書又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亦書即請田之比也禮曰卿非君命不越境越境則書之何為請田獨不書哉又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於濟若然當謂之取曹田自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　孫氏覺曰左氏以為晉侯分曹地以與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經書與汶陽田無異盖魯濟西之田嘗見

侵入於曹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於是乎取之　高氏閌曰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　張氏洽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其道也况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其私憾而非有至公之義乎　趙氏鵬飛曰淮濟岱皆魯之境則濟西蓋魯田也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出齊魯之間故有齊濟有魯濟今曰濟西則自濟以西之田耳内取田無不繫之國者惟成二年取汶陽田與此取濟西田不繫之國不繫之國則本魯田矣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取是田也至宣十年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書歸我則知濟西本魯田也審矣　吕氏大圭曰取濟西田不繫曹則濟西田魯故田也取汶陽田不繫齊則汶陽田亦魯故田也汶濟皆近魯之竟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讙龜陰讙闡則言歸言取者非彼所欲

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言歸其所欲也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　家氏鉉翁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宜為更能稟命於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君之義春秋以是責晉文責其所可責也　李氏廉曰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為曹所侵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以歸我又曰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年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沂西田及此年也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繫國者承上文伐邾文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內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若敗宋師取郜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婁

取繹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大國之威不以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西汶陽之田是也非故地則繫之國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取附庸之小國而滅之則諱不言侵伐而亦止書取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鄫是也取之而存其祀則伐邾取須句是也若取鄆則乘亂取邑故不詳錄取闞則昭公在外而取內邑又春秋之變例也或謂濟西乃晉人侵魯之故疆是時晉霸方強豈肯歸地於魯況魯晉非接壤之國何謬之甚哉

公子遂如晉

左傳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集說 高氏閌曰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既聘今春又往謝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

趙氏鵬飛曰前日公子遂以如周之故遂如晉則事晉為不專而繼得侵疆焉於是復以遂如晉謝不敏也然宰周公之聘在遂未如周之前而濟田之歸在既如晉之後則周之恩為厚於晉不再如周而再如晉僖公於輕重厚薄之間抑亦左矣　鄭氏玉曰魯遣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請命於周正疆理之復但知有霸不知有王但知利不知義此春秋所以於濟田書取也

夏四月四卜郊

公羊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胡傳 記禮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於周作

賓王家纘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有

集說董氏仲舒曰魯郊為郊周公故也不於日之至避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　何氏休曰郊所以祭天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　孔氏穎達曰周禮太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

一卜乃成為四卜也　啖氏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朱子曰如四卜五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陳氏傅良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爾　趙氏鵬飛曰春秋卜郊者四無一從者天豈容僭哉然四卜五卜而遂不郊猶為知自反以畏天而僖之不從則猶三望是犯天威而必於僭也其可乎　吴氏澂曰經書郊者九龜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久視為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不郊止也三不吉而至

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甚矣牛災薦作亦可以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月固為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　李氏廉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為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案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啟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啓蟄為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末失也故子

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啟蟄之節則失之後怍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

不從乃免牲

公羊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穀梁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胡傳 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集説 杜氏預曰免猶縱也 啖氏助曰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凡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牛死及牛有災害則卜稷牛而代之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 劉氏敞曰所謂不從者謂日不吉也不吉則不敢郊故須免牲也 趙氏鵬飛曰牲一也或曰免牲或曰免牛何也未牲曰牛既卜曰牲牲具而卜郊不從則免牲免牲則不郊矣 王氏元杰曰禮以十月上甲繫牲是日至之郊用子建亥之月當繫牲矣祈穀之郊用寅建丑之月當繫牲矣經於四月書牲牲已成矣但以卜郊不從而免之故不曰牛而曰免牲 李氏廉曰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

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僖公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今此春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於陽也已傷曰牛而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汪氏克寬曰免牲不言不郊蓋卜免牲而吉則不可郊矣免牛則猶可再卜牛故復言不郊

猶三望

左傳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胡傳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集說 杜氏預曰望而祭之也 啖氏助曰郊後必望祭若不郊則不當望書猶非禮也 孫氏復曰

公羊謂泰山河海鄭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野之星及境内山川據鄭杜止以諸侯祭其封内云爾況河海淮非魯封内又諸侯無祭分野星辰之事且魯既僭天子盖於四望之中祭其大者三爾公羊得之

朱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 張氏洽曰鄭杜恐臆說盖天子四望王畿令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曰猶猶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譏之若壬午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說必有所傳 李氏廉曰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於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辭也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辭也

汪氏克寬曰周官四望盖望四方今魯三望盖泰山在魯西海在魯東河在魯北也

案三望之說諸家不同胡傳獨取公羊以為泰山河海盖以虞帝受終廵狩望秩山川則望者祭山川之

名而境内山川乃諸侯所當祭者常事可不書也孫氏復張氏洽汪氏克寛皆主公羊於理為近但周禮大司樂分樂而祀之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凾鍾舞大夏以祭山川既曰四望又曰山川是山川之外别有四望矣天神曰祀四望亦曰祀地示曰祭山川亦曰祭是四望附於天神山川附於地示不得以山川列於四望矣祭祀各從其類故近世郊祀之禮必以星辰風雨從祀於圜丘嶽鎮海瀆從祭於方澤也鄭注賈疏謂日月星辰在天神之列又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在四望意者四望為天神之屬而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皆在祀中乎姑附存之以俟考

秋七月

附錄左傳　秋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清原杜注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今在山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　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胡傳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敞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集說陸氏淳曰經文直書之以志其非禮耳公羊云兄弟之辭有何義乎　劉氏敞曰其言婦緣姑言之之辭也婦人不專行杞伯姬來求婦非禮也姑無自求婦者也　葉氏夢得曰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　季氏本曰杞弱為魯所陵故伯姬二十八年來魯今又來求婦求庇於魯耳

狄圍衛

集說吳氏澂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以晉文居狄之久而狎之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　帝丘杜注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是也

左傳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

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安列國之功莫不見矣

集說張氏洽曰狄以閔二年入衛齊桓救而封之自此狄不敢加兵於衛桓公之力也齊桓即世衛文忘齊之大德從宋襄代齊殺家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乃假義代衛衛人忘恩而啓狄之冠盖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代相攻矣今復廹衛致其遷都此胡傳所以罪晉文也　黄氏仲炎曰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夫何遷之有不知出此而惟偪是畏惟地利是擇偪者無已則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勤民而已

非善為謀也　趙氏鵬飛曰齊侯城楚丘以遷衛至是葢三十年矣衛雖遷而狄未艾齊桓未沒葢已侵衛僖十三年之役是也十八年及邢人伐衛二十一年侵衛狄為患於衛抑亦甚矣今又整兵而圍之衛不得已遷于帝丘而避焉然而衛有狄患齊桓城而遷之今狄日熾而衛自遷晉文坐視而不恤文德衰矣抑亦耄而謀不及是乎　家氏鉉翁曰齊桓晚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附錄左傳　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年齊昭五年衛成七年蔡莊十八年鄭文四十五年曹共二十五年陳共四年杞桓九年宋成九年秦穆三十二年楚成四十四年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 春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集說 王氏樵曰楚非衰弱不振畏我而請平也我與之平非能使之受齊盟而遵約禁也攘討之義息故和同之說入焉晉文之志荒矣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集說 杜氏預曰文公也

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

左傳 夏狄有亂衞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衞人及狄盟

胡傳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集說杜氏預曰報前年狄圍衛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孔氏穎達曰上云衛人侵狄及狄盟猶若公如晉及晉侯盟是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　家氏鉉翁曰衛三十年間國凡再遷抑亦微弱矣一旦狄有内亂從而侵之狄請平自是北鄙不聳可謂能自彊矣書衛人言侵之盟之皆制於衛也　吳氏澂曰衛畏狄之彊遷都以避之今乗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言侵不言伐不敢聲其罪而討之也　汪氏克寛曰書及則是盟乃衛人所欲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胡傳案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於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

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册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集說啖氏助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襄貶爾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不勝書矣　家氏鉉翁曰齊桓優游不迫有周家盛時氣象晉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城濮之役左傳所謂三罪而民服皆失刑也顛頡祁瞞舟之僑皆在議勳議能之科有罪猶宥而況罪不至死乎晉文執心不弘孤趙諸人濟以深刻每每如此　王氏元杰曰齊孝不能繼桓之業晉襄能紹文之伯傳之累世其故何耶夫國家之盛衰繫乎人才之進退桓公之於管仲權歸一已身沒而事業竟衰文公入國之始則能選用狐趙之徒以成伯業傳之子孫奕世而不已則是用人之

道有國家之先務可不鑒乎　李氏廉曰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蓋文侯文公也書錄文侯之命捍王於艱錫以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蓋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代宗并吞專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內何所承上何所稟經復畧之勤王固為大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關中外之盛衰非繫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為無績於列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

而城濮之功多於名陵桓公屢盟屢會遲廻晚歳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黄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逼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鐵内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年衛成八年蔡莊十九年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年陳共五年杞桓十年宋成十年秦穆三十三年楚成四十五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

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穀梁 滑國也

集說 胡氏寧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張氏洽曰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 汪氏克寛曰滑國伯爵莊十六年同盟於幽僖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矣蓋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季氏本曰秦自三十年秋從晉圍鄭已識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乘便入滑得利而還歸途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鄙而長驅以及東諸侯之國矣故殽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 黄氏正憲曰秦雖繫顓頊之後然棄禮義上首功未免西戎習氣自晉文藉其力以勝楚始通盟會抑楚以興秦有拒虎進狼之意當其與晉

圍鄭背晉而去已有爭雄之心使秦得志於鄭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幸而謀洩於滑師敗於殽秦兵不敢東下然秦晉讎殺者四五世於是晉力稍衰而楚得以復横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集說　吴氏澂曰二十六年有伐齊取穀之怨二十八年晉文既伯公子遂聘齊以解讎而講好越六年而歸父来報公子遂之聘也　季氏本曰古者諸侯邦交其禮甚簡入春秋時此周相結使命日煩至於齊桓漸復反正晉文代興纉修霸業道遠聘使無復翩翩此可見霸令行於諸侯而節簡目疎猶存古

意也至國歸父來聘而大夫之交政列國者紛紛無制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敗必邁反敗秦下左穀有師字殽

杜注在弘農澠池縣西魏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唐改硤石廢崤縣為石壕鎮其北有殽山今崤縣故城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五十里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

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

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穀梁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晉文公未葬晉襄用師不書曰子而曰人何也曰諸侯之孝在乎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晉為盟主諸侯服之久矣秦不哀其喪而襲其同姓若不能救則先父之業墜矣

故聖人為之諱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劉氏敞曰其謂之秦何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
喪而襲其國弱人之孤而死其親背大臣而與小臣
圖事貪得地而棄其師也　王氏沿曰書敗秦于殽
若晉人敗狄於箕之類也秦伯不納蹇叔之言卒敗
于殽三師被執喪其師旅害及生民斯貪而無謀者
也　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秦為
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
姜戎亦然　張氏洽曰左穀作秦師公羊無師字蓋
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故劉氏胡氏從之也　家氏
鉉翁曰秦戍鄭乃因戍襲鄭鄭人覺之秦兵轉而入
滑晉君臣聞其將不利於己出師邀之敗于殽三師
皆獲春秋惡秦之用詐責秦重於責晉或曰殽之敗
秦與城濮郤楚同乎曰不同也城濮之戰功在天下
者也殽之戰功在其國者也晉文死而秦伯襲鄭蓋
乘晉之喪其志將以得諸侯其不專為鄭滑明矣使

晉君臣稍不自彊秦將觀兵中原遂其欲霸之心幸而文公有子𤼵兵扼而北之秦亦疲敝晉得以世其霸業是雖一國之功不得與城濮同日而語然亦庶幾幹父承考者矣齊桓身死名滅無子也晉文餘威行乎區夏付託得人也論者曰文公受秦穆大惠其嗣遽興師薄人於險非春秋所與其實秦晉之隙兆於合兵圍鄭之日至是晉文身死未寒秦忽襲鄭滅滑晉襄苟置而不問不為忘親事楚之齊孝則為東手就執之宋襄謂之師出無名薄人於險不可也又曰金革變禮憂在宗社墨而即戎未傷於孝晉襄禦秦身不親則師必敗楚攻其南秦撓其西晉之哀可立而待豈小小利害之比乎

案殽之戰左氏載先軫之論是曲在秦也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即戎為惡之甚又比先軫之謀於杞子則責晉蓋與秦等其於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背晉戎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念舊德而從

子犯之請則秦已嘗擊矣觀不哀吾喪之言是晉文卒而秦不弔也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先軫非過激也至以墨衰即戎為不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徐淮竝興魯公出服命師費誓一篇列於周書夫豈不義而聖人取之乎或謂魯拒門庭之寇晉徼鄰國之利不可以竝論此又不考之甚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殽今河南府陜州滑固近晉而殽則晉境也晉為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秉晉喪踐晉境滅晉切近之同姓以視東郊不啓亦復何異晉之君臣豈得晏然而已乎彼固將繼先君之志為子孫之謀而反斥為忘親可乎自敗殽之後秦不敢越晉而圖東諸侯是敗楚者文之功而制秦者襄之力殽師之烈亞於城濮而顧重訾之必欲晉襄牵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然則晉何以書人諱晉子也外以諱為善釋殯而戰是亦有罪焉爾諱而稱人若

晉子未嘗親行者然陸氏淳所謂許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公穀二家責晉固非而罪秦亦未當蓋秦伯之罪在於用詐襲遠違諫棄師而必以爲亂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别則過矣今故去胡傳而公穀首末數語皆無取焉程子以書人爲衆辭謂秦爲不道衆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及也亦然此與陸說又異然亦不以書人爲罪晉也故並存之

癸巳葬晉文公

集說高氏閌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李氏本曰晉先君有文侯重耳復謚爲文非禮也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集說吴氏澂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間晉之有鄭虞此言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間晉之虞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耳　李氏本曰晉霸之興未嘗圖狄狄以為不足畏也故文公未没而侵齊今又乘晉喪而侵之無忌憚甚矣

案狄因晉間輒出侵齊自是秋有箕之敗然後狄師三年不敢輕出乃秦與晉交兵三年四戰由是狄侵齊魯楚滅江六而伯政遂弛則皆秦為之撓也

公伐邾取訾婁訾子斯反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　訾婁邾地當在濟寧州界

秋公子遂師師伐邾

左傳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胡傳 案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彊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於再三念毋勤矣夫念毋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勤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集說 薛氏季宣曰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始侵伐我也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公子遂又伐之無名甚矣 張氏洽曰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方伯而未敢興報怨之師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據事直書其罪見矣 趙氏鵬飛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敗邾者三親伐邾取邾邑

者二又以公子遂帥師伐之邾本魯附庸自列五等為諸侯不服於魯故必欲服邾邾終不服也　家氏鉉翁曰齊桓之没宋楚爭霸魯乘之以伐邾歲至於再今晉文方没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至於再每乘伯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今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冀杜注晉邑今平陽府河津縣東有冀亭水經注云臼季見郤缺耨處今名如賓鄉是也

集說杜氏預曰郤缺稱人者未為卿 許氏翰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是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畧 吳氏澂曰秦晉同圍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俱不救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伯惟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焉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案箕之役晉侯先軫在焉杜氏預以郤缺未為卿故書晉人豈郤缺實獲白狄子故以郤缺敗狄告於諸侯耶若如陳氏傅良家氏鉉翁謂狄病齊衛晉為盟主而不能救故貶之書人則非也狄圍衛衛旋侵狄及狄盟矣狄再侵齊一則曰狄聞晉之有鄭虞一則曰狄因晉喪皆非無故而不救也

冬十月公如齊

集說高氏閌曰公本事齊逮晉文伯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齊也　張氏洽曰比事觀之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託也　家氏鉉翁曰天王聘不往朝國歸父來乃躬報謝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李氏廉曰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唯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踰年而

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絶續之會三强睥睨之

秋

鄭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集說汪氏克寛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以三公冡宰之重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僖公不能入覲京師恭拜寵光而使公子遂報聘又以二事出幾若邾滕之交爾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過交鄰之常禮命大夫往荅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躬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也

乙巳公薨於小寢

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穀梁 小寢非正也

胡傳 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盖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集說 楊氏士勛曰傳發此例者以隱公不地桓公非正今僖公雖卒而没於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也 劉氏敞曰小寢者何燕寢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絶於男子之手以齊終也薨於小寢非正也 李氏廉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内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

故能去慶父之姦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前除從齊會盟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時夸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槩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遽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奬先代協贊姻鄰以為列國之重乃乞師荆楚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葢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霣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為言猶實也

胡傳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集說何氏休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此禄去公室政在

公子遂之應也　孔氏穎達曰此云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意言菽重草輕也　孫氏復曰不時也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常燠時則有草木妖　劉氏敞曰九月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隕霜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　杜氏諤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戒也此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從而錄之者因以明天地之應陰陽之大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必詳志之以示戒爾　孫氏覺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雪霜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彝倫攸斁天過於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　許氏翰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闇弱繼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

專魯咎徵著矣　黄氏仲炎曰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盖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又曰李梅冬實物反常矣　吴氏澂曰霜當重而不能殺草李梅再花而結成實皆冬暖之咎徵也

案胡傳既用孔子對哀公隕霜之言又引孔子責宰我論社之語以為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則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斯言非也春秋垂敎萬世人人所當奉若豈必聖人乃可用賢者遂不可用耶盖失道之對乃法天之常理戰栗之言非立社之本意權不可下移而威不可偏勝道固並行而不悖也故節去之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集說 卓氏爾康曰許從楚最堅雖晉文霸業方盛而溫會翟泉盟皆不能致其來即以諸侯圍之猶然弗服蓋深信楚之可恃也 嚴氏啓隆曰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邲後復事楚

案左止稱晉陳鄭伐許而已是君與卿未親行也稱人自是將卑師少不必別立議論是時與晉抗者秦楚狄也襄既敗秦狄故圍許以震楚家氏謂非急務亦不審於事勢矣

附錄左傳 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

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鄀杜注故鄀國在榮陽密縣東北今縣屬河南開封府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説彚纂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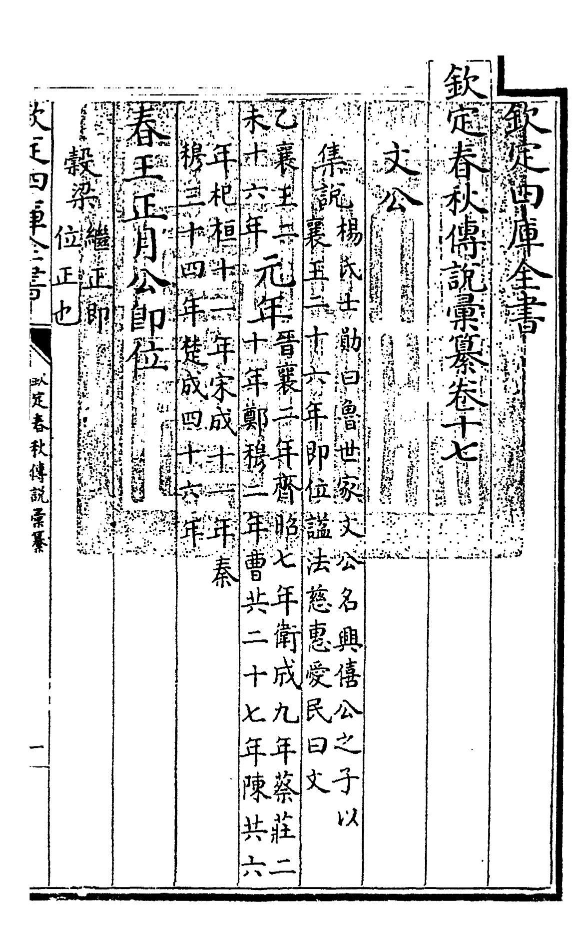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七

文公

集說楊氏士勛曰魯世家文公名興僖公之子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胡傳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

集說 杜氏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范氏甯曰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弑 孔氏穎達曰釋例曰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雖踰年行即位之禮名通於國內必須既葬卒哭乃免喪古之制也 啖氏助曰嗣子爲君明年正月朔就位南面改元 高氏閌曰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

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　黄氏翰曰人君即位之别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君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　家氏鉉翁曰即位必以歲首改元亦必以歲首若歲首不書即位而餘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　李氏廉曰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　汪氏克寬曰文定

及九峯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已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

案胡傳據高宗諒隂之説援引虞商二書以為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親其事今以朱子之言考之則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乃不易之定論也曾子問緦服不祭則踰年告廟或使他人攝之若即位改元而臨羣臣萬無可攝之理故今不從胡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日上有朔字

集説杜氏預曰癸亥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趙氏鵬飛曰不書朔失其朔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公羊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胡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集說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 杜氏預曰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孔氏穎達曰

蘇氏云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傳稱内史叔服内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

書字知叔氏服字也高氏閌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黄氏仲炎曰桓王崩七年而後葬見諸侯不恤天子之喪也僖公以夏四月葬而王使叔服先二月至魯見天子急於奉諸侯之喪也冠屨倒置至此極矣 家氏鉉翁曰天子所以厚諸侯是以無貶桓公之薨王使榮叔錫命王不稱天爲追命篡賊而貶也成風之葬名伯來會王亦不稱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妾母而譏之也僖公魯之賢君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無貶也俞氏皋曰天王使會葬惟一見經其餘則知其不會也汪氏克寛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惟恐失期而先至也歟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附錄左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穀梁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公羊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胡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𩊚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𩊚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集説杜氏預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孔氏穎達曰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毛與彼計是一人而注

不同者此毛當是文王之子封爲畿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本是絶滅從此以後常稱毛伯國名尚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畿内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爲王卿士者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冬官玉人桓圭以下皆謂之命圭是用之以命諸侯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魯是侯爵當賜之以信圭也玉人又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冒邪刻其下與圭頭相合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冒以冒之觀其相當以否所以合瑞爲信也僖十一年晉惠公新立王賜之命此亦新立是其比也

劉氏敞曰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未畢喪命之非正也既畢喪不受命亦非正也　程氏端學曰文公在衰絰中安然受之而不辭毛伯不諫而從君之命皆非也　李

氏廉曰杜氏以為諸侯初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為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玉惰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於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辭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黻冕圭璧之説然後其義始備　汪氏克寬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以為世子及其君薨必告於王王遣使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為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黻冕之服與命圭合瑞於是服之以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於王及其嗣位又不請命於京師王不能罪因而命之兩失之矣公羊以錫命為加服劉氏辨其非或者謂命為諸侯非賜命服幷文定之説為疑夫黻冕圭璧乃所以命為諸侯也蓋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没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錫命及

虢公命曲沃武公爲晉侯名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賜命者也名伯廖賜齊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及成簡公追命衛襄公皆既死而追命之者也若名伯之賜成公命則始立未賜命歷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雖非有功王將娶於齊故以私恩命之也春秋之書錫命莫非譏耳茍謂諸侯不往拜命爲貶而天王之錫命無責則曷爲不待其來見而命之哉

晉侯伐衛

左傳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

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匡杜注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西有匡城　戚杜注衛邑在頓丘衛縣西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

集說王氏沿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於諸侯復聽且居之言朝於王所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於是畏威復歸於晉昔年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霸業遂廢今襄公克纘父功繼爲盟主首能威服諸侯故春秋書曰晉侯伐衛貴之也　陳氏傅良曰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伐衛書晉侯不書先且居戍十三年代秦書晉侯不書欒書襄十年滅偪陽書晉侯不書荀偃士匄哀元年代晉書衛侯不書孔圉所謂深探其本

也　趙氏鵬飛曰襄公即位之初遽能伐叛討貳以求諸侯聖人許而爵之衛不能屈尚有報怨之師聖人於衛伐晉則書人貶衛也貶衛所以予晉也　鄭氏玉曰晉侯為伐衛而行故書晉侯伐衛不為朝王故不書朝王　汪氏克寬曰文宣以後大夫專政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故經書晉侯而傳言大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　叔孫得臣如周拜

集說　杜氏預曰謝賜命得臣叔牙之孫　杜氏諤曰受王之寵命苟躬朝於京師猶曰緩也況不朝而使卿拜命乎故直書以示譏　趙氏鵬飛曰拜錫命也錫固非所宜錫而拜錫者庸焉是乎錫之在喪

拜之在喪既拜則釋衰服載矣釋衰服載文公之心其安乎安則爲之　家氏鉉翁曰拜錫命也在喪不能躬往使臣可也除喪朝王然後於禮爲盡而文公循習舊事不能往也　汪氏克寬曰文公之立天子既使大夫會僖公之葬又使寰內諸侯來錫命不親往拜而僅使得臣焉襄王猶不之罪且使榮叔歸成風舍賵繼使召伯會成風葬而文公在位十有八年歷襄頃匡王三世終其身不朝於京師觀春秋所書比事以考之其罪不可掩矣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曰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非也古者雖越國而謀所謀者必義事也今陳

與衛何謀哉謀叛命侵小者也謀畔命侵小是非古矣何以謂之古　吕氏本中曰嘗聞以小事大者未聞以小而謀大者也以小而謀大滅亡之道也　張氏洽曰霸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故書人罪孔達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之時所宗者霸主爾聖人豈苟抑諸侯而私霸主哉存霸主所以使諸侯有所宗也今衛成抗霸主而伐之是亦犯上矣故聖人於晉伐衛書侯而衛伐晉書人均諸侯也貶衛而予晉者存霸主也　李氏廉曰春秋與國伐霸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衛侯伐晉皆有關於衛　汪氏克寬曰春秋不書晉之取戚而人孔達予晉而罪衛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左傳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諸侯之卿為會魯侯故貶稱人則魯卿會他諸侯亦合貶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貶他國之卿以成體例體例已舉於魯不須加貶理足可明故據用魯史成文不復改易也　趙氏鵬飛曰三家之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莫見其横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則已專盟會矣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横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敖慶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子牙之孫而行父季友之孫也　吳氏澂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　程氏端學曰諸侯非王命自爲會罪也況魯國有喪以大夫而會霸主乎晉襄居喪而下會大夫亦非禮也　李氏廉曰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為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於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俱倫反公穀作髡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集說何氏休曰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弑父之禍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　啖氏助曰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以商臣之逆故特書世子以明其罪　劉氏敞曰穀梁曰日髠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非即不日者乃不謹商臣之弑乎　王氏葆曰顧亦弑其凡熊囏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好還豈不昭然　陳氏傅良曰楚國未志其志顧何世子弑君不可以楚不志也　家氏鉉翁曰子上之言忠矣楚成能用之豈有是乎有國家者可不知所戒耶　王氏錫爵曰傳謂謚靈弗瞑改成乃瞑君薨舉謚常在葬時安得謚於未殯之日此左氏之鑿也

案唐郭瑜對世子弘謂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此正合於聖人之旨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弘天性仁愛故卒不忍讀耳非瑜誤陳經義以春秋為可廢也胡傳深貶其

說謂身後惡名不足以繫亂賊之邪志而懲於為惡又曲引董子之論寬簒弒嚴首惡累數楚成之罪而以商臣爲不待貶是亂春秋之名分失輕重之權衡也故不錄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集說何氏休曰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高氏閌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婚於齊故也　汪氏克寬曰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悉以為禮既不察其不能謹天下之通喪又不考其尊周交鄰之疏數僖公三十年宰周公來聘而公子遂報聘於京師且初聘於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

拜而教亦初聘於齊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案諸侯在喪惟不親與於會盟耳若使臣以往未為不可邦交有常期往來有定禮三年之久安能杜封疆絕實禮耶權衡駁左氏太過惟汪氏以尊周交鄰之疏數為言似亦有理故與左氏並存

附錄左傳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襄三年齊昭八年衛成十年蔡莊二十一年鄭穆三年曹共二十八年陳共十七年杞桓十二年宋成十二年秦穆三十五年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杜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陝西西安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漢於此置衙縣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

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亂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集說何氏休曰稱秦師者惡其衆惡其將前以不用賢者之言匹馬隻輪無反者今復重師敗績師敵君不正者賤之不嫌得敵君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爲此戰也　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人雖忿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黄氏仲炎曰秦穆公反自殽陵悔過自誓未幾尋怨再致彭衙之衂是雖悔其非而未嘗改也悔而不改何取於悔哉晉襄得志於殽可以已矣當秦兵再至則修文告

以郤之若展禽所以犒齊師者秦必愧而反矣不此之圖而逞志於再戰是則晉襄之罪也蓋秦穆憤於敗而不能平晉襄狃於勝而不能屈血氣用事而無理義以養其心終於稔怨結讎黷武殘民而已春秋書秦晉之戰所以爲世之不能懲忿窒慾者之戒嚴矣哉　趙氏鵬飛曰前日殽之役兵端實起於秦秦不入滑則晉不敗秦也殽之敗穆公歸而悔過自咎可謂賢矣然悔其敗而治戎練卒以圖再舉則是禍方深矣何悔之有其後三十年秦晉之戰無虛歲兵連禍結荼毒生民皆起於秦穆之悔不悔於德而悔於力其所以悔者非其道也　程氏端學曰秦穆邀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績其罪著矣晉襄公忘喪而主乎此戰雖勝無足道矣　汪氏克寛曰王氏云彭衙秦地而晉師在焉亦知晉之欲戰矣案胡傳謂敵加於己已有罪焉則引咎責躬已無罪而不義見加則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之天

子方伯若遽然興師與戰是謂以桀攻桀斯言也可謂濶於事情矣當時周室衰微雖告於天子豈能止侵伐之暴胡氏固嘗有言天子能治諸侯則春秋不復作矣若謂告於方伯則晉固霸主也自襄王彤弓之賜文固始霸襄實繼霸鄰國有相侵伐者晉猶當起而問之况敵加於己乎敵加於己必待告於天子方伯而後應焉則敵已造其國都而宗社墟矣胡氏之說今無取焉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公羊 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

穀梁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胡傳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集說何氏休曰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所以副孝子之心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禮作練主當以

十三月　劉氏敞曰譏不時也其不時柰何古者蓋葬而虞期而練喪事即遠天下之達禮也過之者猶不及也又曰公羊曰刺欲久喪而後不能非也公自情緩不作主爾何以知其欲久喪　杜氏謂曰十二公作主祔廟未嘗書之今書作僖公主必有所譏也　高氏閌曰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薨十有五月非虞練之時而方作主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故也　張氏洽曰事亡如事存故作主以象神而祭之禮也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不忍一日忘親也僖公元年四月葬今乃作主慢而違禮甚矣　家氏鉉翁曰逆祀有萌議論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　汪氏克寛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於廟鄭氏又云惟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穀梁謂吉主於練於練焉壞廟

則待練而始祔今考檀弓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竊謂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穀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因朝而盟始此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羊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傳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

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集說 杜氏預曰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孔氏穎達曰春秋卿則書名氏賤者則稱人外卿之貶例皆稱人魯卿之貶乃去其族去族與稱人相類即是不爲卿也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君使盟魯即從君命親與公盟故貶去其族然則不貶處父稱人者貶之稱人則惡名不見貶其族留其名所以惡處父也釋例曰隨此稱人則所罪之名不章故特書處父也 翟泉澶淵亦會公侯所以稱人者以其衆卿非一依例總貶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凡大夫與公盟若非彼彊逼我而盟例但書人言非大夫之罪也今晉逼公令與大夫盟故特書其名以見其罪 劉氏敞曰穀梁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非也 公盟不日

者多矣何以能必之　杜氏諤曰高傒之盟主在於公而此主在處父也　高氏閌曰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國中故也　陳氏傅良曰朝而遂盟之於是始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於黑壤爲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爲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

張氏洽曰盟於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故諱之

趙氏孟何曰齊晉伯業盛時未嘗使諸侯受盟於其國魯閔公襄公童子侯也桓公出盟閔于落姑悼公出盟襄于長樗不敢以非禮加於列國也魯君如伯國受盟自文公始而晉襄慭其不朝使其大夫盟公以恥之晉卑諸侯甚矣　家氏鉉翁曰魯喪未除晉責之以朝魯當以禮拒之而冒喪而朝所以愈受欺於彊國春秋去處父族非特爲魯諱亦責晉也

李氏廉曰處父之伉與高傒之伉一也處父去氏而

高傒存族者彼於防而此於晉也何氏曰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曰處父繫國而去氏荀庚良夫等繫氏而去國者此兼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　汪氏克寬曰抑大夫之伉與及高傒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同晉時以處父辱公故又去氏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戶木反縠作縠垂隴公縠作垂斂　垂隴杜注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京相璠曰滎陽東二十里今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東北

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

穀梁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集說杜氏諤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別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譏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霸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霸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縠　許氏翰曰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服於垂隴之會矣　陳氏傅良曰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然士縠主盟曷爲序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故訖於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甚則於其事端餘實録而已矣故書士縠自書士縠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會盟有大夫則但稱人書士縠而後會稷稱鄀人會溫稱秦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縠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戚之盟書齊國佐沙

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安甫之會君與大夫竝列矣　薛氏季宣曰垂隴之會士縠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没大夫擅專諸侯之會盟自公孫敖士縠始也其臣固有罪也使之者亦非也　黄氏仲炎曰晉士縠會盟諸侯晉政在大夫也　家氏鉉翁曰天子命上公董諸侯之成此東遷以後之變禮非盛時所行晉襄使其臣盟公侯自是爲例春秋書其僭吳氏澂曰晉以士縠主盟魯以公孫敖伉三國之君皆非禮也故書以譏之衛敢於伐盟主者孔達之罪也今陳侯爲請而執孔達衛服其罪故免於晉之伐也　程氏端學曰士縠以襄公之命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又曰案伯者之大夫盟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至此則士縠主諸侯矣　李氏廉曰内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三國矣　王氏錫爵曰既命之卿例皆書名奚堪與不堪之論哉　陳氏

除泰曰翟泉以列國之大夫盟王臣大夫張也見諸侯之輕天子也垂隴以伯主之大夫盟諸侯大夫張也見伯主之輕諸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胡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集說趙氏鵬飛曰不雨者數月而文公不一念及其志荒矣僖公一月不雨必書見其有愛民之心

也六月雨亦書知其有喜雨之志也今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蓋以爲旱無與乎已也不雨至於秋七月則八月雨矣雨亦不書以見文無復喜雨爲無益於我也以此觀之僖文父子之賢否抑亦判矣　家氏鉉翁曰穀梁謂文不憂雨深得春秋垂訓之旨　汪氏克寛曰禮稱至于八月不雨則君不舉今文公自十二月不雨至七月則陰陽之氣不和而恒暘爲灾者八越月矣文公漫不之省雖禪制未終而屢行朝聘會盟祭祀之事其無恤民之心若是豈可以居民上乎公羊謂不書旱不雨之日長而無灾范注亦云未爲災誤矣蓋旱爲災而不久則書旱旱爲災而久則書某月不雨至某月綱目於漢獻之世書四月不雨至七月而分注人相食則爲災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公羊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

穀梁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毁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胡傳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凡弟之不先君臣禮也

集說何氏休曰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以大祖周公之廟陳者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自外來曰升毁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凡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　范氏甯曰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

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　趙氏匡曰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爲下事張本則稱事　劉氏敞曰大事于大廟春秋記嘗記烝記禘記郊未有曰大事者此其曰大事何也曰是乃諸侯之大事也諸侯之事無大於此者矣祫之謂也奚以言之王者禘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祫毀廟之主陳乎大祖大夫士享或四廟或三廟或二廟庶人薦於寢故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之外無加者矣　孫氏覺曰閔僖之爲君臣較然於人一旦以臣而上君亂法之甚　孫氏抃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之正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世數之矣　趙氏鵬飛曰兄弟一家之私恩世統天下之大義僖之繼閔世統之正也安可以私恩而亂世統哉聖人謹而志之以著其失垂萬世之法也此柳下惠所以稱夏父弗忌爲不祥而仲尼又以罪臧文仲爲不知禮歟　家氏鉉翁曰三傳

明逆祀皆已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爲世不可不辨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言君臣猶父子非謂閔爲文祖也公羊乃云先禰後祖穀梁云無昭穆則無祖也杜預曰閔僖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下今居閔上逆也孔穎達發明杜意頗詳若兄弟各爲世紊昭穆之序斷不可行矣　吳氏澂曰四時之祭稱祭名而曰烝曰嘗者五廟各祭也曰有事於大廟者四廟之主遷於大廟而合祭也是爲祫曰大事於大廟者毀廟之主亦與祭自伯禽以下禰廟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大廟也是爲大祫　程氏端學曰文公居喪未大祥而吉祭於大廟非禮一也僖公之主未嘗入宮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三也

李氏廉曰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於顓臾以兵事爲有事也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祭祀爲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爲大事書禴祠烝嘗爲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

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爲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爲禘者非也又案僖閔逆祀杜氏只以爲位次之逆不以爲昭穆之異胡氏辨世指父子之義恐未至 汪氏克寬曰穀梁謂逆祀是無昭穆范甯曰以昭穆父祖爲喻何休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正義曰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爾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禮必不然令考文定此傳用韋昭說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以閔僖各爲一世襄公三年謂哀公以襄公爲皇考亦以昭定各爲一世則是異昭穆矣然於仲嬰齊後歸父則引何休以爲亂昭穆之序竊疑古者一君各爲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爲一世祫祭大廟則魯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

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於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爲一世數之也然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諸侯祫祭則祝逆四廟之主是諸侯之昭穆無過四廟天子之昭穆無過六廟考之春秋哀公之世桓宫猶在則是祭十君而八世定公立煬宫則是祭二十一傳之祖後世天子之廟有十餘世歴十四五君而其廟皆不毁說禮者反引春秋以爲證而聖王經世之制不可復見矣

案凡弟昭穆廟制與五年再殷祭之說諸家之說紛然不一皆不可以不辨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曰自始祖之後父爲昭子爲穆賈疏曰周以后稷廟爲始祖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是故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弟必不可爲兄後子必不可爲父孫也小宗伯所爲辨之者恐其父子兄弟之序之有亂而辨之也如三

傳及胡傳皆以閔僖爲父子則是以兄爲弟後以子爲父孫其亂昭穆之序也甚矣鄭氏謂商六廟自契至湯二昭二穆考之殷本紀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如果兄弟異昭穆各爲一代則武丁之祭將不能上及祖乎晉賀循謂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又謂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殷之盤庚不繼陽甲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華恒謂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宜爲神主立室不當以室限神主又謂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又謂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雖有兄弟旁及不越昭穆溫嶠謂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否唐禮官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宋禮官亦謂兄弟繼統同爲一代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殷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睿皆處昭位

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竝稱孝子又謂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父爲昭子爲穆不刊之典也據此歷代禮官之議合之何氏孔氏之言可以知四傳之爲謬矣汪氏克寛斟酌情理可謂盡善故特録之至所謂五年再殷祭者漢儒每援此爲禘祫相因之説何氏鄭氏謂三年祫五年禘徐邈謂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而後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開元二十七年乃至禘祫竝在一歲宋熙寧八年亦至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善哉乎楊氏復之説曰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也於禘祭乎何與可以一掃諸家之紛紛多端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胡傳　案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集說　劉氏敞曰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氏曰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非也於經何以知其非微者稱人乎　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高氏閌曰三國以伐秦再舉兵而過京師尤其惡之大者　陳氏傅良曰曷爲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縠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李氏廉曰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其說如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以尊晉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但

自入春秋以來至此除魯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稱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霸伐宋伐郳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爲無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

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胡傳昏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昏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集說董氏仲舒曰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為喪娶曰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早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反在思念娶事春秋之所甚疾也　何氏休曰僖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　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四者皆在三年之內　范氏甯曰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　劉氏敞曰左氏曰禮也則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杜預遷僖公薨月以就傳說然文公此年大事于大廟則已

自除喪矣彼尚能逆祀何故不能於此娶乎明此傳誤無爲歸過於經而疑之也　孫氏覺曰納幣之禮婚姻之將成也文公於納幣之時而猶在喪制之月春秋以其喪而諜婚故書以罪之也左氏之說范甯非之當矣　高氏閌曰婚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請吉曰納徵　曰請期曰親迎自有次第納幣者即納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内矣夫三年之内不圖婚聖人於此譏之所以闡幽也　汪氏克寛曰據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幣惟此年及莊公親往則書之又曰喪雖二十五月大祥然中月而禫必二十七月始爲終制況春秋凡書四時皆指首月此書冬則納幣在十月是僖公之薨甫及二十三月殺哀而圖婚失禮甚矣宣公元年逆女其喪禮視此尤甚然其篡立之罪已極於喪娶乎何誅　陳氏際泰曰莊公不勝其母逾期納幣焉君子以爲已緩矣文公不喪其父不及期納幣焉君子以爲已亟

矣

案左傳謂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此不待辨而知謬者也人君即位自非始封皆有三年之服喪而圖婚何禮之有杜注孔疏以長歷衍之謂喪服已終又以納幣之前尚有納采問名納吉不能併行於一月之內因謂公為太子時已行昏禮皆曲附左氏而遷就其說也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三年晉襄四年齊昭九年衛成十一年蔡莊二十二年鄭穆四年曹共二十九年陳共八年杞桓十三年宋成十三年秦穆三十六年楚穆二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沈杜注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沈亭在其地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集說孫氏覺曰沈者楚所與之國也諸侯不忍楚之暴於是伐其所與之國將以懼之沈小國不勝而潰沈何罪乎春秋書之以諸侯爲失所伐矣劉氏絢曰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可知矣蔡潰沈潰許潰是也　王氏樵曰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伐沈始會諸大夫救患自救鄭始春秋皆貶人之不與大夫之專政也蓋舉兵伐人使之畏服所謂威也率衆救人使免於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有害於天下大夫擅之則有害於國聖人見微知著故於此二役皆貶之所以戒威福之不

可下移也　高氏閌曰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獨得臣書名氏者詳内且明諸國皆卿行書人以貶之也文公三年之間遂敎得臣累見於經則知魯政盡在諸臣矣漢五行志文公時大夫始專政信夫

胡氏銓曰春秋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自是遂移於大夫矣　趙氏鵬飛曰内書得臣則外亦大夫矣外書人則亦人内矣晉襄紹霸未嘗一出與諸侯為衣裳之會而區區以大夫主之吾於此知晉襄之不足與有爲矣襄公之霸易於桓文桓制楚於方張文敗楚於既熾難乎爲力而襄公之世商臣有滔天之惡楚人棄之此襄公之霸資也而襄不能就乃竭力於無事之秦而以大夫主會卒之大夫横於内諸侯受其弊區區潰蕞爾之沈以爲能伐楚之與國也嗚呼臨矣宜聖人人之以示貶也　家氏鉉翁曰楚商臣負滔天之罪於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者晉之霸業有光於前矣乃舍其大

而務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乎故春秋貶人之棄伐沈之役五國皆稱人先儒之說以爲威福下移而政在大夫者高氏閌胡氏銓也以爲諸侯失所伐而晉襄舍大務細不足有爲者孫氏覺家氏鉉翁趙氏鵬飛也蓋皆以書人爲貶也胡傳謂雖非義舉而與報復私怨者有間故其辭無褒貶恐非經旨今故不録

附録左傳衛侯如陳拜晉成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胡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内臣無外交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之盟雖輒假王命周王因以同盟之例爲赴 孔氏穎達曰王子虎即王叔文公也謚之爲文必當有爵不書爵者畿內之國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爲之赴赴以王子爲親不復言其爵也 啖氏助曰穀梁云叔服也叔服若是王子則會葬之時何不書王子乎 趙氏匡曰臣無外交之禮今死而赴故書以譏又曰左氏云弔如同盟禮也案天子大夫無與諸侯盟之禮而曰禮也豈春秋之意乎 孫氏復曰外大夫來赴非禮也 劉氏敞曰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或曰爲其嘗臨諸侯之盟也 高氏閌曰赴於諸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政於諸侯也 陳氏傅良曰公穀以爲叔服非是 李氏廉曰左氏注王子虎太宰文公王卿士也內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爲非不

知胡氏何據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不以左氏爲非矣不知何不照應如此　汪氏克寛曰或者謂虎與卷皆夾輔天子於艱難危困之中故春秋賢而卒之然單穆公旗與劉文公翼贊敬王以安周室亦不書卒竊疑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劉文公爲王官伯尹氏世執朝權皆王室之秉政者故特赴於諸侯而魯史記其卒春秋存而弗削以示王臣不當赴喪於列國耳

秦人伐晉

左傳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

馬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子桑有焉

王官杜注晉地今山西平陽府臨晉縣東南七十里王官谷有廢壘即王官城也　郊杜注晉地史記取王官及鄗正義曰鄗音郊當爲臨晉平陽間小邑　茅津杜注在河東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南有大陽渡即春秋茅津也有古茅城南對陝州

胡傳案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爲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爲忿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

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集說程子曰搆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敢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耳

陳氏傅良曰此秦伯也曷爲貶稱人殽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

張氏洽曰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爲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

趙氏鵬飛曰秦穆公伐晉以報前日三敗之辱也而說者以穆公之霸在此齊桓晉文之霸聖人必有襃大之辭雖宋襄之無成春秋於曹南之盟亦必書爵以揭於諸侯之上今秦於殽之戰彭衙之役皆書師而於此乃書人豈謂其霸而反人之耶孟子之所謂五霸者其實桓文而已宋襄之敗固所不録而秦穆楚莊皆無予辭鄗也今秦人伐晉實忿兵矣前日之敗兵端皆啟於秦彼

君子歟固亦懲忿窒慾爾且三敗豈晉敗之秦實代人實自敗爾論者徒見其殽之敗有悔咎之誓孔子列於周書遂以為聖人予秦穆今自殽之敗兵連禍結以戕其民安在其為悔也聖人特取誓之文而已非謂進秦穆也今焚舟之勝雖霸西戎春秋書曰人其貶可知矣　鄭氏玉曰夫子於秦穆錄其悔過之辭於書以為法著其窮兵之禍於春秋以為戒猶化工之於物生殺並行而不相悖也　李氏廉曰左氏以此役為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為貶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汪氏克寬曰穆公自誓之言追咎既往之失冀將來之善不貴勇夫而貴良士惡媢疾而思彥聖期以保邦為念諄諄懇惻誠可為有天下國家者之法則夫子取之以繼四代之書而門人引之以釋大學平天下章亦可謂善言矣胡乃不踐其言終用孟明報復至再必以勝晉而

後已故書取其言而春秋責其事也說春秋者因左傳有霸西戎之一語而史記謬稱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賀以金鼓然考傳之所記則踰二年而穆公卒其謂焚舟伐晉而遂霸者已非事實況證以經之書法自戰韓稱爵其後終穆公之身並以人書殽之役且以號舉反不若楚莊之見於經並紀其爵則許穆公以霸者妄矣

秋楚人圍江

左傳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集說　高氏閌曰江近楚自貫澤之盟已服從於齊桓而楚自城濮之後亦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既没襄公不能討楚人弑逆之惡故楚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吴氏澂曰自齊桓之

霸江黃以近楚之國而從齊故楚憾之之深前既滅黃矣而未加兵於江者蓋江猶能守其國也故至今年有圍江之師　李氏廉曰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辨皆貶辭也　黃氏正憲曰晉襄嗣位霸業始衰楚人已有侮心矣近又與秦爲敵無暇圖楚商臣遂發兵圍江以威江淮間小國非專報伐沈之役也

雨螽于宋

左傳　秋雨螽于宋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集說杜氏預曰自上而墮有似於雨來告故書・孫氏覺曰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　黄氏仲炎曰春秋書外國之災有因弔問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宋大水公使弔焉是因弔問而知之者也六鷁退飛隕石雨螽之類非弔問也特聞而知之爾　趙氏鵬飛曰螽生於下今雨於上異之大者也此所謂天降之災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赴於我也或以爲死而墜安知其爲死吾欲聞之　程氏端學曰螽生則害五穀況如雨之多害物甚矣災異極矣　王氏樵曰螽非上墜之物來多而墜故書雨見災甚耳既爲災則非墜而死也左氏因雨字而生說耳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驗嘗有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集說高氏閌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爲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爲公宜固辭乃復與盟皆非禮也　張氏洽曰不書地盟於晉都也趙氏鵬飛曰魯能屈而事大國不憚於親朝以雪敖之抗晉能有忍不遽以干戈相向一盟而釋忿猶爲知自反者也故聖人直文無諱非若二年及處父盟沒公以見耻處父去族以示貶者矣　李氏廉曰文公再如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爲書公如晉之始　汪氏克寛曰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於國都者諸侯有不協之故則期會於其地而牲歃以示信

已非盛世之事况因其朝聘而要之哉前年朝晉晉旣以處父盟公於其國此年雖云改盟而猶要公之朝以約誓於國都甚矣文公之屈辱也晉襄苟懼其無禮曷不爲會於晉魯之間以相盟乎厥後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且因聘魯而要盟矣又其甚則杞子以三恪之君亦即魯而歃盟焉始也魯君盟於霸國終也諸侯盟於魯世變可知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穀無以字

左傳 冬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穀梁 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胡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於名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之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集說孫氏復曰先言伐楚而後言以救江者惡不能救江也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不急赴之乃先伐楚欲其引兵自救而江圍解非救患之師也故明年秋楚人滅江　陳氏傅良曰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大夫强也　張氏洽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

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罪也　呂氏大圭曰春秋之初有以大夫帥師者矣未有若陽處父之專伐也内大夫帥師而不氏者則無駭帥師入極溺會齊師伐衛是也内大夫帥師而氏者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孫玆帥師會侵陳是也而外大夫則未有帥師而出主名者若陽處父則帥師而出主名矣以見征伐之自大夫出也　吳氏澂曰江受楚之伐霸者所當救也處父畏楚兵之強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揚言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避之而返既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其畏怯也明矣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侵伐多不言所事而此書伐以救實為特筆考於傳之所録非惟楚侵陳以救鄭伐鄭以救齊不書雖齊桓伐厲以救徐亦止書伐厲而不書以救也豈非責處父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而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歟經書加兵於楚者三惟齊桓聲包茅不貢之罪而得屈完之服

處父有伐楚之名而無討楚之實晉定公會十八國於召陵有伐楚之勢而僅爲侵楚之陋春秋蓋惜之也王氏樵曰襄公實無制楚憂諸夏之誠心故僅遣偏師以塞責胡傳乃議其宜合諸侯以秦甲出武關以齊兵略陳蔡而南是時秦方爲怨耦豈所能合然使襄公有真志而務其實則亦無賴於秦也

案楚滅弦滅黄齊未嘗遣一旅之師至是圍江而晉人勤之既遣先僕於前又請王師於後命上卿動大衆聲罪而致討焉非徒以孫軍塞責也且傳稱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注謂子朱爲楚伐江之師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是處父亦未嘗無功矣三年秋書圍四年秋書滅蓋江近於楚晉師既還楚師復出遂致滅耳故晉之罪在於不能存江而伐楚以救江則未見其罪也胡傳行世已久先儒多從之今仍其說而附見此義云

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年齊昭十年衛成十二年蔡莊二十三年鄭穆五年曹共三十年陳共九年杞桓十四年宋成十四年秦穆三十七年楚穆三年

春公至自晉

集說 孫氏復曰自是公朝彊國皆至者惡其輕去宗廟遠朝彊國也 孫氏覺曰文公之出六致之者四危之也不致者二安之也 汪氏克寬曰自是公如皆致如晉者凡二十書至者十有三皆所以著其去國踰時之久或執或辱故危之也始也文公如晉則有處父要盟之恥而不書至迄其終也昭定六如晉而不見納書至河乃復焉又不若書至之爲愈矣人君舉動之得失可不愼哉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謂此類也

附錄左傳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於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

正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 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胡傳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禮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忘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

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集說　范氏甯曰婦禮成於齊故在齊便稱婦　楊氏士勛曰公羊傳曰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娶於大夫者略之也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若以諸侯下娶大夫便爲略賤則大夫亦不得上娶諸侯且天子得下婚諸侯何爲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蓋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曰夫人與有貶也者解不稱氏之意非釋不稱夫人也　趙氏匡曰公自逆常事不書以成禮于齊所以變文云逆婦以譏之　孫氏復曰此公逆婦姜于齊也不言公者諱之也不言逆女者以其成禮于齊也以其成禮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　劉氏敞曰逆婦姜于齊正

始之道也待之不以夫人之禮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弑彊臣擅命幾於亡矣夫文公非不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爲苟若而可何禮之守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可不愼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徵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罪也雖夫人預有罪矣當是之時夫人冒大禮以往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殆而呼天不亦晩乎吾以此觀之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又曰公羊曰娶乎大夫略之也此雖孫經無他證據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 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

張氏洽曰聖人嚴吉凶之辨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以有父子之親而三年之喪哀戚之至也國君

爲風敎之首而納幣於喪中春秋變逆女爲逆婦姜不成其夫人之禮以見人倫之本已失何以正是國人爲後嗣之基乎 家氏鉉翁曰三傳不同穀梁之義爲正公羊娶乎大夫恐未然 汪氏克寬曰春秋一經書逆夫人惟此年最略既不書逆者名氏又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言氏不書至豈非聖人責文公首喪通喪之禮而然歟宣公之娶尤亟而書法加詳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也 陳氏際泰曰文姜不與桓偕入抗也哀姜不可見乎宗廟仇也出姜若已成爲婦慝也女壯者或弑其夫或弑其子女弱者至不保其子與不允其身

案納幣卿行則逆婦必非微者蓋文公自行也聖人惡其成禮於齊故沒公不書以示貶穀梁得之而左氏非也公羊以爲娶於大夫則失之遠矣逆婦雖在免喪之後而納幣則在喪中先儒譏喪娶亦可兼用

蓋圖昏於憂服而成禮於婦家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狄侵齊

集說王氏葆曰大國如齊狄侵者四則其他邢衛魯鄭不足怪也　趙氏鵬飛曰僖三十三年狄犯晉晉人敗之故其後狄不敢干晉之怒狄侵齊而齊不討故至是復侵齊　汪氏克寛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郤之謀而齊伯不絕故也

秋楚人滅江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集說 高氏閌曰江終爲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彊而處父之師師無益於救 張氏洽曰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 趙氏鵬飛曰江之滅晉之恥而處父之罪也晉不能服楚則何以庇江無以庇江則安保其無滅方江受楚圍使處父帥師直赴於江江闗楚於前處父犄之於後楚兵未必不敗而奔也乃以區區之師伐楚欲楚兵釋江以自救宜其不能撼楚而致江之滅也江君不書奔死社稷也江之圍於是蓋期歲矣期歲必不下則江君之賢否抑亦可見歟滅不見執不書奔則江雖滅其君之義固存也 吳氏澂曰三年之秋楚人圍江晉人陽爲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江之受圍周一期而其國竟滅晉霸不競而荆楚得以肆其虐於小國可哀也夫 汪氏克寬曰公羊云入不言圍書其重者黄書伐而江書圍著齊晉之不能救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江黄之君不書奔不書以歸則能固守待援而死於

其位又可知矣

晉侯伐秦

左傳 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祁杜注秦邑當在今澄城縣境 新城杜注秦邑今陝西西安府澄城縣東北二十里有古新城地

名攷曰即梁國之新里也

集說 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秦宜得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未易言也 張氏洽曰晉襄以王官

之役不報爲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爲恥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使亂臣賊子得以夷滅小弱逞其山毒晉襄之爲盟主末矣比事書之深罪晉侯不以江亡爲恥而敵秦怨也　趙氏鵬飛曰三年秦人伐晉雖報三敗之辱其實非義舉也三敗秦自敗何報之有秦報之非似晉報之爲是矣雖然聖人豈欲人之興戎交怨而不釋哉實均罪人也然曲直施報之文不辨則無以寓夫襃貶故於秦書人而晉書侯其曲直是非之理判矣　李氏廉曰秦穆晉襄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案伐秦之役經書晉侯張氏洽以爲深罪襄公者是也自戰殽以來晉屢勝秦及秦伯濟河焚舟而晉避不出兩國勝負亦相當矣今又伐秦是日尋干戈以相讎也況救江則遣大夫伐秦則君親之故書晉侯伐秦於滅江之下以見其急於修怨而緩於恤患也趙氏鵬飛以晉報爲是蓋以秦晉交兵釁起自秦故

晉無譏爾其說亦通胡氏安國謂春秋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不責晉侯者正所以深善秦伯則

朱子亦疑其說矣今故不錄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集說趙氏鵬飛曰禮諸侯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殷衆也殷見曰同十有二年五服盡朝故曰殷見殷見既畢諸侯更遣大夫以交聘於鄰邦是之謂殷相聘今殷見則亡而殷聘則存所亡者在周而所存者

在諸侯則知諸侯彊而周室微矣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則三歲之聘本於文襄令襄公未没諸侯其敢違之則甯俞之聘霸主令也霸主之令則然矣周公之典安在哉此聖人書之以傷周道也　吴氏澂曰案左氏所載晋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晋衛成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伐伯主其明年晋會諸侯于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爲之請成執孔達以說于晋而衛遂得免於晋伐自孔達遭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爲政至次年春衛從晋伐沈自此衛服伯主而無事矣至次年春晋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晋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如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傳冬成風薨

胡傳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集說陸氏淳曰啖子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　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蘇氏轍曰僖公之妾母也凡魯君之妾母其生也稱夫人其沒皆以

夫人之禮成之而天子諸侯亦以夫人之禮禮之考之舊典則非禮也然春秋書之不爲異詞者君臣之禮也　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　陳氏傅良曰夫人某氏嫡稱也喪之以夫人之禮也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謚伉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　薛氏季宣曰妾母爲夫人僭也僭則何以取乎春秋不沒其實也　黄氏仲炎曰惠公仲子而不稱夫人是當時猶不以夫人稱之也今以夫人稱成風則已甚矣或曰子爲君而不得尊其母可乎曰爲人子以所當得者加於其親而親安之則孝在是矣苟以其所不當得者加於其親使其親無以安之可謂孝乎　齊氏履謙曰哀姜以罪誅死雖還其喪而葬之於誼不可以入宗廟故僖公緣此誼尊成風爲夫人以妾亂嫡非所以正名分尊君父也至其後世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

立失禮自成風始也春秋惟弋氏文獨異說者以爲哀未逾年餘並同夫人書之不没其實而已　陳氏際泰曰歸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宫已有夫人之實特未被以夫人之名爾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又何怪焉禮之失也自成風昉也成風之爲夫人也自仲子昉也

已亥　襄王三十年

五年　晉襄六年齊昭十一年衛成十三年蔡莊二十四年鄭穆六年曹共三十一年陳共十年杞桓十五年宋成十五年秦穆三十八年楚穆四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户暗反

公羊　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也

穀梁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其曰且志兼也

胡傳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敕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馬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爾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　范氏甯曰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也叔字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兼之兼之非禮也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案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言且者

見有二禮而已宰咺言來歸此不言來者穀梁傳曰其不言來者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其意以爲含者所以實口當及未殯而至以其至晚故不言來以責王也案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然則含襚者所以助喪盡恩示其有禮而已既葬猶尚致之不必以濟其用天子之與鄰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猶尚不至責其未殯而來此是禮之不通也且來者自外之文非是褒貶之意宰咺言來豈周事之用者乎　趙氏匡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爾若每事須一人則罄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劉氏敞曰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知者乃以謂天子賵人之妾小過爾而譏之深求車殺母弟大惡也而譏之略是不及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弒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廢矣是失人之

所以爲人也王之無天不亦明乎　程子曰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陳氏傅良曰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爲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爲非常事也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爲夫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於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　汪氏克寛曰禮經天子諸侯於妾無服而周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亦不及邦國夫人之喪也今王臣含賵則是魯以成風之喪赴於京師矣夫人之喪猶不當赴於王況妾母乎王之賜以含賵其責已深而魯之往赴其罪亦不可揜春秋王禮之施於魯者惟桓文二公爲數且盛而紊瀆三綱有如此者亦可悲夫

案魯弑君始桓僭嫡始成風王不能正而又成之故錫命歸含賵會葬王皆不稱天以謹其始僭嫡不謹

之於仲子者仲子不稱夫人又別立宮未全乎僭故於其歸賵也名宰而已或疑王不稱天爲闕文則榮叔歸含賵偶一闕焉可也不應名伯會葬又闕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胡傳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集說何氏休曰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　孫氏復曰成謚也　程氏端學曰小君者嫡夫人之稱而妾母稱之又私謚焉亂禮甚矣　汪氏克寬曰後世以妾母爲正嫡至於襄事乃黜正嫡而嬖妾合葬焉

如中宗之葬乾陵嚴善思諫而弗止循襲而莫知其失矣孰有如漢之孝文自謂側室之子而不以爲嫌者乎

王使名伯來會葬名穀作毛

左傳名昭公來會葬

穀梁會葬之禮於鄙上

胡傳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莞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

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
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集說 杜氏預曰名伯天子卿也名采地伯爵 范氏甯曰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 劉氏敞曰左氏曰禮也非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 杜氏諤曰薨而賵含尚曰不可況又使卿會葬乎故復去天以示義 程子曰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蘇氏轍曰諸侯必有使來會葬者矣以微故不録王人雖微必書石尚歸脤是也而況名伯乎 陳氏傅良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見之至是再見以夫人之禮喪成風也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而襄王之季年更有事於諸侯於是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於魯也尤汲汲於魯而何爲乎成風一人賵含之一人葬之以是懷諸侯吾見周之益陵夷矣宰咺啇以賵

妾母貶則名伯何以不貶王公一體也宰書名則王不待貶而自見王不稱天則名伯不待貶而自見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寵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故皆不稱天　家氏鉉翁曰天子之於諸侯有會葬之禮非所以施之妾母也元年書叔服此年書名伯五年之間後先兩會葬或稱天王或王不稱天比事而觀著義豈不甚明乎　汪氏克寬曰春秋君夫人葬惟僖公及成風王使大夫來會　湛氏若水曰會葬之禮諸侯所以尊天子天子荅施於諸侯猶之可也而施於妾母是成其夫人而教人以妾僭嫡矣紊名分逆天理莫此之甚者也故春秋既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又書王使名伯來會葬則王之不王其過自不可揜矣

夏公孫敖如晉

集說高氏閌曰王舍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吳氏澂曰三年之冬公朝晉今又使卿往聘焉魯之謹於事霸主也魯臣如晉聘者二十四致襚會葬者又四焉始於公子遂而終於季孫斯仲孫何忌或疎或數或無所爲或有所爲考其時與事而得失見矣

秦人入鄀鄀音若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集說高氏閌曰鄀蓋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爲楚所并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彊去郢而都鄀矣　趙氏鵬飛曰穆公之霸西戎以威勝而已無德以懐之故不足以宗諸侯也楚商臣不君鄀叛楚而即秦以穆之霸爲足恃也及楚滅江則鄀懼而貳於楚秦不能以德柔之而稱兵入鄀彼區區小邦一

舉可滅矣而穆公亦念所以致鄀之貳於楚者誰也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吾見徒能言之矣 家氏鉉翁曰齊桓滅遂降鄣晉文請隧弗許則受田至以兵取之秦穆滅滑入鄀是三君者天理人欲往來於方寸之間所以僅能爲霸君子羞稱焉季氏本曰秦自入滑以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以窺楚也非晉迫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

秋楚人滅六 六杜注六國廬江六縣今在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

左傳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蓼杜注蓼國安豐蓼縣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蓼城岡其地即古蓼國漢蓼縣

集說高氏閌曰楚人滅江滅六敢肆其惡逆如此者以列國不正其弑逆之罪故也　呂氏祖謙曰邾滅須句楚滅六蓼夫須句司大皞之祀六蓼實皋陶之後此皆先王所封諸侯唐虞三代綿延不廢何故纔入春秋之世便見屠戮蓋向時間有聖賢之君相與維持故得世守其國祀至此先王德澤既斬故先王之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見得天下大勢　家氏鉉翁曰武王訪帝王聖賢之後紹其封盛德事也周綱陵遲先代之後蠶食無餘若滅夔滅六滅蓼之類是也　吳氏澂曰晉襄公死期將及故其志氣不能如初年之盛紹霸之業浸以衰微故秦楚敢於肆行吞噬弱小而無所忌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集說林氏堯叟曰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附錄左傳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甯杜注晉邑汲郡修武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古甯邑秦置縣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襄七年齊昭十二年衛成十四年蔡莊二十五年鄭穆七年曹共三十二年陳共十一年杞桓十六年宋成十六年秦穆三十九年楚穆五年

春葬許僖公

集說俞氏皋曰不書月史闕文也

附錄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夷杜注晉地　董杜注河東汾陰縣有董亭汾陰今絳州屬山西平陽府有董澤在聞喜縣東北四十里接絳州界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集說　杜氏預曰臣非君命不越竟故因聘而自爲娶　范氏甯曰行父季友孫　黄氏仲炎曰春秋書内大夫出聘者其旨有四有書以見簡禮者有書以見諂禮者有書以見大夫專命者有書以見大夫私行者所謂簡禮者公子遂如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之類是也諸侯不朝而使大夫聘也諂禮者季孫行父如晉繼於公孫敖如晉之明年之類是也使幣頻煩而不知節也大夫專命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之類是也非君命而行也大夫私行者公子友如陳公孫茲如牟季孫行父如陳之類是也蓋公子友以原仲之舊而茲行父以娶婦之故於是託君命以遂其私也　吳氏澂曰此亦行父欲迎婦於陳而請於君借聘禮以行前此魯陳未嘗有邦交也　汪氏克寬曰季友如陳者再此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春秋特書公子友葬原仲而行父之娶於陳公孫茲娶於牟嬰齊娶於莒皆止

書如所以貶季友之私行而不予行父兹嬰齊因聘以濟其私欲也自逆猶可赦如莒涖盟而代弟逆婼聘宋而爲意如逆則又甚矣

附錄左傳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敎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集說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汪氏克寬曰王制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年君朝於晉者再而貴卿比年往聘過於事天子之禮而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於經蓋諸侯知有霸主而不知有王也　黃氏正憲曰季文子專執國政不能以禮佐其君乃與敖相繼出聘阿結彊援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所以著其私交樹黨爲三家僭竊之漸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喚官反公作讙

左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

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

郫杜注晉地博物記垣縣有邵郫之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一百里有郫亭唐置邵元縣於此與山西垣曲縣接界

集說李氏琪曰齊孝公不能率桓公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啟齱之爭秦尋殽之釁此皆爭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也文公之沒三彊並興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復彊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殽以却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略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爲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

志小利而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左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集說杜氏預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孔氏穎達曰昭三十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是也汪氏克寬曰鄭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喪稽之於經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雖桓文之霸止遣微者會葬蓋晉文昉爲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叔孫婼葬平公季孫意如葬昭公騳致少姜以妾

滕而諸侯使卿會葬矣又曰趙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禦秦師故急於襄事　季氏本曰晉自襄以後書葬者悼平昭頃皆甫三月不知其故豈其意在速定嗣君而遂以為常制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公羊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胡傳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戸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盗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爲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爲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爲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隱聽人主之所爲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集說范氏甯曰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侵官也

案左氏此事始末罪處父獨有稱趙宣子爲能耳改蒐易將凡出晉侯何以謂處父侵官邪人君任賢不稱必將致敗茍食禄者舉當諫君况處父晉國太傅邪以此爲侵官是教大臣爲拱默也如使大臣見賢而舉謂之侵官見賢而不舉乃其職矣不亦謬乎孫氏覺曰春秋殺大夫之例自下殺之者稱人自君殺之者稱國襄公既卒新君方幼殺之者決非其君然書之以君殺之爲文蓋公穀之說以爲其君漏言而狐射姑殺之君漏言而處父見殺焉則殺之者君耳非身殺之而以告言殺之亦等爾亦何論君亡乎二傳之說皆是　王氏葆曰詩曰絲庭上下陟降厥家謂人君陞黜大臣當由直道也襄公儻以大公至正之道上下其臣雖予奪不盡當人亦退聽而無所歸咎今乃漏言於射姑嫁怨於處父則是處父之罪襄公致之矣　高氏閌曰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陳氏傅良曰兩下

相殺其書國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賊而不知則其君之罪也是故晉胥童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殺胥童齊崔杼殺高厚鄭子展子西殺公子嘉皆稱國而已矣

張氏洽曰據左氏則若晉國之事一聽於陽處父者及考穀梁所謂君漏言則是易中軍乃處父密言於襄公公不能謹而輕漏之以致射姑之殺處父春秋所以分其殺於君與大夫也 家氏鉉翁曰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使盾由是為政於晉擅廢立專刑賞其末流遂有弑君之事然則處父固當言言而以私乃其罪也

吳氏澂曰是時襄公已卒而書國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實襄公殺之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音梏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

也何以爲民

穀梁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

胡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集說何氏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渫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　杜氏預曰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　孔氏穎達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　啖氏助

曰公穀言不告月爲是非也案經文言不告月明當告也　孫氏復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文既不告閏月猶朝於廟非禮可知　劉氏敞曰諸侯歲受朔於天子退而藏之祖廟朔告月於祖廟退而班之百官正也閏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爲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亦非正也又曰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於廟非禮也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閏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時若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夏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由是觀之則自當告也　杜氏諤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聖人愛禮之深意也　蘇氏轍曰春秋蓋有同辭而異實者矣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於廟幸其不已也　王氏葆曰不曰朔而曰月蓋朔者月之初吉而月則積日而成也以閏月而不告則一月之政俱不舉

聖人變文而書爲怠政而設也　高氏閌曰苟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爲而可已哉　朱子曰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爲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爲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爲可已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傳以爲幸其不已之辭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黄氏仲炎曰自文公怠棄時政以閏月爲非常月而廢告月之禮漸致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汪氏克寛曰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月有晦朔則自然有閏無閏則失月行之數故曰主乎月而有閏也日月所會是謂辰以歷言之則是積餘分而置閏以日月星辰觀之則閏月日月亦會於辰與他月無以異也又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

爲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爲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爲常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爲二十四氣是爲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爲十二月是爲朔虛而晦朔弦望於是定焉積歲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餘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若歷不置閏則弦望晦朔皆非其正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故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周禮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乃天地自然之理歷家因其自然而立積分之數以合之耳公羊謂閏月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日皆非是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而晦朔交則爲一月月非有閏之名特以日月行天疾徐之不同而歲年盈縮之有異遂謂之閏天與日月之行自然有閏豈可謂天無是月哉月非有餘也又豈可謂附月之餘哉月之有閏則由乎天而月之名閏乃由於人故於文王在門爲閏禮稱天子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王之謹乎閏月者如此而諸侯安可不告月哉考之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歲終蓋是時歷法謬矣每置閏於歲終故左傳以閏三月爲非禮則無中者不謂之閏而名曰閏者非閏月矣秦之後九月實做於此是宜當時之卿大夫以天無是月指爲歷家所置而導其君廢告朔之禮也說經者且曰天子不告朔尚何責昏庸之魯文也哉春秋書猶朝廟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謂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存者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預亦云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意蓋聖人傷魯文之怠慢政事故特

書不告月猶朝於廟若曰不如此而尚幸其如此將已而不遂已是知其不可已而自不能已也與猶三望猶繹之義不同　嚴氏啓隆曰此閏月閏十二月也經書閏月者二皆在十二月

辛丑襄王三十二年七年晉靈公夷皋元年齊昭十三年衛成十五年蔡莊二十六年鄭穆八年曹共三十三年陳共十二年杞桓十七年宋成十七年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年

春公伐邾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

集說杜氏預曰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句公作朐

左傳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集說杜氏預曰絶太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今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 孫氏復曰惡再取也案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 後其地復入於邾 劉氏敞曰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僖公時亦嘗伐邾取須朐矣何不爲内辭哉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矣 黄氏仲炎曰齊靈公與臧紇言伐晉臧紇對曰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非鼠而何觀魯文公聞晉難而伐邾取邑是亦臧紇之所謂鼠者爾 汪氏克寛曰僖公雖曰私其母家猶有崇明祀保小寡之義文公乘霸國之喪貪土地而舍逋逃其罪益甚矣

遂城郚 郚音吾 郚杜注魯邑卞縣南有郚城今在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東南

穀梁 遂繼事也

集說 杜氏預曰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 孫氏復曰遂城郚重勞民也 趙氏鵬飛曰僖公蓋嘗伐邾取須句矣其後復歸之今文公效尤復伐而取焉僖公有善文弗率也僖公之失必履其轍吾於此尤見文之不子矣既伐邾取邑師徒亦頓敝又遂城郚文公以為既伐邾以攘邾之邑不可不城郚以備邾之兵是一舉而兩得也其亦念兵之勞而民之疲敝況三月今之正月東作之時而奪農時則一歲之獲荒矣文公何以為國乎 汪氏克寬曰文公以邾叛臣守須句之地又重勞民力城内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慊焉故畏鄰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穀作壬臣

集說高氏閌曰以國亂故不葬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家氏鉉翁曰不書葬責嗣子輕舉以亂葬不如禮　汪氏克寛曰其弟欒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欒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季氏本曰昭公初立羣族亂作於是送終之禮廢矣故凡不書葬者非皆由魯不會亦有其國葬不備禮而謝絕諸侯者宋成公是矣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

猶能厎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厎馬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胡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死者無罪又曰二子在公宫爲亂兵所殺　趙氏匡曰以三世内娶便云三世無大夫公羊之說不近人理若實殺有罪何以不書死者之名乎穀梁之說非也

陸氏淳曰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書名特加人字以别之又明死者無罪　高氏閌曰貶責無所寄直志其衆亂無政而已　陳氏傅良曰終昭公之世不名其大夫春秋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

之辭於晉靈公凡會盟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公凡會齊襄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吳氏澂曰穆襄之族率國人人衆非一人也故稱宋人死者不幸而遭亂兵非有可殺之罪故不書名　汪氏克寬曰宋昭方居諒陰明年復殺司馬而逐司城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以見嗣君之無政先君在殯而國人作亂以戮其大夫踰年而掌兵之官見誅守國之官見逐皆書宋人而昭公之為君可知矣曾未十年而有帥甸之弒經以大惡繫之宋人所以備責昭公不足為宋人之君也　余氏光曰成公在殯昭公首為亂階至使公族構難大夫罹殃其不君甚矣然則固與鄭也何以不名是必從君於昏者他日昭公被弒蕩意諸不得與孔父仇牧荀息齒即大夫不名之義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蔑公作眛奔上有以師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

食晉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董陰杜注晉地　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案令狐今平陽府猗氏縣地水經注刳首在西三十里當在今滎河臨晉間也

公羊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梁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

胡傳案左氏襄公卒大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集說孫氏復曰秦晉自殽之役結怨用兵償報不已故自是不復名將帥但曰某人某人而已言戰不言敗者勝負敵也先蔑書者不可言晉人故也不言出者明自軍中而去　王氏沿曰既貶宣子又貶

秦伯罪各當誅　陳氏傅良曰宋襄公納齊孝公戰于甗貶稱師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稱人秦晉之交兵於是再世自令狐之後不悉書矣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不書十年晉伐秦取少梁不書　張氏洽曰如左氏說則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交貶之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而不定也　黄氏仲炎曰平其心以觀天下之故則是非利害未嘗不甚明一或錮於貪欲之私則如逐鹿者不見泰山矣觀荀林父之戒先蔑者平心之言也故卒不逃其所料惟先蔑之意在於覬覦立君之功而不暇擇焉將以求福乃更得禍此可為行險者之戒矣　汪氏克寛曰晉襄以前年八月卒十月葬矣秦人豈不知其已立君而至是始納公子雍耶蓋趙盾始議求長君而中變其說秦人雖知其立靈公而欲以重兵彊納公子雍以爭

國也夫康公始爲大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之詩是固良心也今乃納庶孽而傳嫡甥之位自是兵爭不息豈非怨欲害乎良心而然歟不然春秋釋秦而專罪趙盾矣

案公羊此偏戰也又云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以是戰爲偏戰而以晉人爲指先眛是不知晉三軍之在行而將中軍者之爲趙盾也然先蔑既將下軍而又奔秦即以爲逃軍亦可故刪節公羊而存穀梁

狄侵我西鄙

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集說 許氏翰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高氏閌曰魯閒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閒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張氏洽曰閒秦晉之爭也 湛氏若水曰晉襄既沒霸業陵替秦晉交爭狄人窺伺其間大肆內侵故侵魯侵齊侵宋侵衛之事漸見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左傳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穀梁 其曰諸侯略之也

胡傳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彊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集說 趙氏匡曰諸侯不序公不得與之盟也而曰公會諸侯盟者言公附於載書也載書不可從附與盟主之大夫敵焉也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爾 劉氏敞曰公羊曰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矣又何云眣晉大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眣晉大夫使之盟乎皆事之不然者也 孫氏覺曰春秋書及其大夫盟者惟二例耳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晉大夫是也蔇之盟齊襄被弑而無知見討小白在外而未入齊方無君齊之大夫不求盟以紓

國之難則安危未可知於是權宜與公盟齊無君大夫盟公非大夫之罪是以不名而曰齊大夫也晉襄已葬靈公尚幼晉之大夫求盟諸侯以紹先君之業而諸侯皆會晉之嗣君幼不能盟則大夫權宜而盟諸侯以大夫伉諸侯則有罪矣然不幸而值幼君則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是以不名而曰晉大夫也春秋之法外臣而盟我君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若無知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盟諸侯亦書其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君薨而嗣子少若靈公之在抱則晉之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者矣春秋之法前目後凡扈之盟不序而前無所見以晉之大夫不名不以諸侯之序而敵一大夫也春秋通晉大夫之得盟諸侯是以不列諸侯之爵也　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　許氏翰曰諸侯何

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　吳氏澂曰經書諸侯者皆前目後凡此年以前並無諸國之目若無左傳則不知其為齊宋衛陳鄭許曹七國之君不列敘諸國而但言諸侯以無盟主而大夫彊合諸國之君故略之也　李氏廉曰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為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總稱諸侯為公後至也諸侯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也　汪氏克寛曰經書大夫之盟不書名氏者三莊公九年書及齊大夫盟時襄公已弒桓公未入齊無君當國大夫自為主而與莊公盟故大夫不書名氏此年趙盾初立靈公亦若無君然故趙盾亦不書名氏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一國之大夫自盟則諸國皆若無君矣故亦但書大夫盟扈之盟書晉大夫霸主失政也溴梁

之盟書大夫則諸侯皆失政矣

案諸侯不序左氏以爲公後至劉氏敞孫氏覺皆駁之劉氏又謂諸侯不序爲欲治宋而後不能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左氏所謂諸侯無能爲諸侯無功者其意相合似亦有理然趙氏匡胡氏安國皆主左氏而程子又引遂會衛雍討扈後至爲證故今仍從左氏爲趙盾不名胡傳謂盾内專廢置其君外彊諸侯爲此盟故略而不名非也盾自新城以後皆以名書惟此年盟扈以主幼而得無貶耳孫氏覺之説得之矣

冬徐伐莒

集説劉氏敞曰杜云不書將帥徐告辭略非也傳云徐伐莒莒來請盟然則莒來告也且徐不來告

則已苟其來告若不稱君必當稱將帥豈亦自云徐而已乎杜氏之意固以謂從赴告而向者晉人戰于令狐又何以云貶趙盾稱人哉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公穀作莅

左傳 穆伯娶於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莅盟且爲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穀梁 莅位也何也前定也

集說高氏閌曰莒爲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敖娶於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　趙氏鵬飛曰魯有徐之患久矣自伯禽受國而有費誓之師入春秋服於齊桓之令而不敢仇於諸侯今霸主不作徐將爲魯患彼其伐莒蓋所以撼魯也公孫敖於是往盟於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備徐也　吳氏澂曰魯臣每欲娶婦必請於君行聘會之禮假公事以遂其私君之無政臣之無禮也況敖代弟逆名尤不正卒以淫奔禽獸之行也　湛氏若水曰莒以弱小之國見伐於徐公孫敖如盟以救之似禮矣而敖之意不在於救莒因盟莒以為迎娶之地假公以圖私濟邪以害正故春秋書之使人考其跡知其心而非禮自見矣

附錄左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壬寅 襄王三十三年

八年

晉靈二年齊昭十四年衛成十六年蔡莊二十七年鄭穆九年曹共三十四年陳共十三年杞桓十八年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年楚穆七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中杜注鄭地當在鄭州氾水縣界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傳秋襄王崩

集說史記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　陸氏淳曰頃王不書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徒本反雍於用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集說高氏閌曰衡雍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於王畿之內惡莫大焉　任氏公輔曰晉魯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　張氏洽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顗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自晉文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閒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　汪氏克寛曰大夫專盟始此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自是而有袁婁之盟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其事自衡雍之盟始也況當是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扈必要仲遂歃血而後信亦猶成公之沙隨不得見而季孫行父會晉郤犨盟于扈昭公弔少姜不見納而季孫宿如晉馹致乾侯之次晉不能修方伯之職而意如會荀躒於適歷矣

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雒戎公作伊雒戎暴杜注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

左傳遂會伊雒之戎

胡傳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辭之贅乎曰聖人所以別内外也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曰珍之也言遂權與戎盟得事之宜故褒稱公子非也若兩稱公子爲褒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矣彼不謂貶何邪　孫氏覺曰盟于衛雍盟于暴一公子遂耳壬午乙酉四日耳公子遂一人相去四日之間而行二事於經可以言遂也然不曰遂者衛雍之盟與暴之盟

皆受命於其君而後行事非繼事之謂是以不曰遂也　蘇氏轍曰公子遂既盟趙盾四日而盟雒戎皆公命也何以知其皆公命也以其書雒戎之盟與書趙盾之盟一也　張氏洽曰盟盾未幾而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所以辨內外也　李氏廉曰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為造端春秋於翟泉歷貶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不勝譏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胡傳案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

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於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

集說　陸氏淳曰還者事畢復者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往又竝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孫氏復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爲重也　劉氏敞曰何以不言出受命矣自外出也大夫受命而出君言不宿於家臣子大受命則何以不言其至近也曷爲或言而復或言乃復乃難乎而也　朱子曰文定云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於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孟子云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又曰只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

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己氏之過經文原不及此事
張氏洽曰國君為天子斬衰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
廢君命而徒返已為不赦之罪況懷桑中之行而淫
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　宋氏宜春
曰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也敖如京師
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也　黄氏仲炎曰觀遂之
專敖之恣則文公之不能制其臣可知矣　汪氏克
寛曰敖豈惟無王實以無君文公既不加壅命之譴
於敖又不遣他卿如京師況天王之喪赴告及魯已
三越月仲遂盟戎近在王都之側若罔聞知徐徐遣
敖方共弔事又且敖不至而亟還以喪考妣之戚而
恝然忘情不啻秦越亦不思僖公母子之喪王臣將
命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公孫
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
國君臣之罪皆不
逃聖筆之誅矣

案不至而復經文甚明孫氏以為中道而返者得之諸家謂受命不行者非也若果不行聖人何難據實以書之乎

螽

螽公作蝝

集說何氏休曰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　杜氏預曰為災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胡傳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集說 劉氏敞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言不能其官也不能其官者何君弱政亂彊臣擅命然則何以不名非國討也非國討則孰討之華孫殺之華孫遂之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何曰是卿也不能其官者非他人之罪也又曰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以出公以其官逆之故皆書官非也計司馬握節未如仇牧司城奉身以退不及荀息而左氏推彼二人為貶中此兩

人為賢輕重貿易莫甚於此且身居亂兵之中茍棄節偷生則為大罪握節而死人臣之常耳既無智力以禦亂又欲負節而私逃亦大罪也致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之美也魯公庸人不識大義則妄以其官逆之春秋亦何為珍之耶又曰公羊曰宋三世無大夫非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舉名氏以謂宋無大夫也今此舉官亦云無大夫若實內娶無大夫者都無所舉是矣或官舉或不舉何哉又曰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鄭康成解云謂無人君之德皆非也既有大夫矣何謂無君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則曷為不以官稱之　黎氏錞曰司馬典兵之官而殺之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弒　胡氏寧曰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宋卿何以書程氏云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獨書爾不備書省詞也因公子卬蕩意諸不任二官之職華孫以逆

族而主兵權所謂因事之變者而書之亦猶魯之郊禘云爾　陳氏傅良曰未有書官者於是官從其官司馬司城是也未有書字者於是字從其字子哀是也　張氏洽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　黄氏仲炎曰紀綱不立政權紛亂則君臣不能相保且仕於亂邦濫嬰戮辱非君子見幾之道也垂戒之義明矣　家氏鉉翁曰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爲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至於乘釁再作司馬死而司城奔由昭公信任非人以私昵寵臣而在列位既不慮患於平日復不制變於臨時也　吳氏澂曰宋人者戴氏之族非一人也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　賀氏仲軾曰殺其大夫所以志亂也而此則專舉二人華督之事則書及其大夫仇牧所以志節也而此不稱名氏特變文以官書之者蓋以其官責之也且見司馬非人所

得殺之官而司城亦非意諸所得奔之官也

案大夫者皆也司馬司城者官也宋殺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猶云殺其大夫中之司馬而大夫中之司城來奔耳大夫貫下司馬司城言玆之周官卿非一人有大宰大司空大宗伯等大夫亦非一人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可以知矣

附錄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